

96094

240.95
34
8

平湖縣志





署知縣張力行纂修



藝文志 一

志以紀事非期摘藻揚華然有紀載所不及詳者賴文而始曲鬯因紀事及纂言義有取爾矣舊志藝文首登章奏因人以及言也次則詩賦碑版因地而及言今仍其例考文昌星在北斗邑屬斗分應為文章淵藪擇其尤雅者登之當亦地靈人傑所炳蔚不可得而泯沒者歟志藝

平湖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奏疏

一

文

奏疏

明

應制陳言疏

屠勲

茲者天道亢旱特降勅諭文武羣臣共加修省且令條奏軍民利病時政得失以聞臣伏讀聖諭有以知皇上敬天恤民之心修德勤政之實直欲究循而行之非徒姑應故事而已臣備員法曹謹以刑政一二有當革者膚見條陳伏惟聖明採擇一乞恩例以

清刑獄照得在京法司見監問囚犯每遇天道暄熱皇上閔念罹獄之苦特降綸音管罪無干証者釋放徒罪以下減等發落該枷號者具奏都免枷號死罪情可矜疑者多至宥死充軍恩至渥也然而南京繫祖宗根本之地彼處法司監問囚犯嘗滿千數臣嘗謬司審錄頗知一二每遇暄熱或不蒙此恩例再照天下司府州縣衛所監問囚犯先年奏准五年一次差官審錄以爲常例宏治四年例該差官止於南北直隸奏差刑部郎中二員其餘浙江等處十三布政

司行令巡撫巡按等官審錄緣各官巡治地方事務繁冗偏州僻縣豈能一一徧歷有司憚於申請往往預先捶楚至死以爲已便者不能無之以故矜疑重犯奏請處置者十常二三耳陰陽失和亦未必不由此伏望聖明一視同仁凡遇暄熱兩京法司見監囚犯俱乞恩例一體溥施仍乞勅刑部查照先年差官審錄事例照舊選差明慎官員分投審錄惟復將災傷去處不必差官行移巡撫巡按等官審錄其各官務要一體聖心下全民命期無冤滯徒流以下就便

減等發落死罪情可矜疑并應合辦理者一一具由
星馳奏聞區處如此庶幾刑獄清而天意可回矣

請正大禮疏

趙漢

臣先於正德辛巳五月伏見皇上升自興藩嗣登大
寶維時詔諭中外首云皇考孝宗敬皇帝聖母昭聖
皇太后其紹承正統炳如日星已而詔尊興獻王爲
興獻帝興獻王妃爲興獻太后此陛下篤厚本生至
性也然與漢建平之稱定陶共王師丹以爲恩義倍
至宋治平之稱濮安懿王司馬光以爲不取譏後世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三

程頤以爲天地大義生人大倫者殊致當時禮官執
論再三不蒙俞允而進士張璫霍韜知縣桂萼行人
方獻夫都御史席書等窺見皇上意旨輒思僥倖投
合兼以聰考選庶吉士見抑於廷和懷怨泄憤故爲
異議作嗣統不同辨以上萼韜各作大禮議書獻夫
各陳大禮疏萼又併錄而上之異論從此紛呶官府
一時喧煽今年三月皇上御平臺召內閣毛紀等草
勅加稱尊號勅曰聖母皇太后加稱昭聖康惠慈壽
皇太后興獻帝加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獻后

加稱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且命奉先殿側別立一室以盡追慕而以義不合去汪俊以席書爲禮部尙書行取璉萼等來京此與正德辛巳之詔已不同矣臣方皇皇在職思自勉以獻替庶或積孚盈缶自牖納約而從議於師丹司馬光程頤之後不意璉萼到京阿旨得躡陞翰林學士於是自恃清班益鼓異說搖動宮庭拾冷褒段猶之緒餘蔑程朱相傳之正論條欵瀆奏觀其意不使孝武二宗乏嗣統於前朝昭聖太后不自安於宮寢其悞心未已也致蒙皇上近

諭毛紀等去本生字又與三月詔旨不侔夫孝廟稱考獻皇復去本生天下豈有二皇考耶其勢必以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矣臣請卽璉萼說逐一置辨之璉萼有謂商書兄終弟及故不稱嗣子而稱及王禮獨不云爲人後不得顧私親乎夫爲人後者後太宗也謂及王非爲人後比於禮何據其謬一有謂祖訓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是不立後之証也獨不曰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乎立者卽立後云也乃謂祖訓無立後之文可乎設武宗上賓時而

朋言鼓倡置陛下於何地其謬二有謂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爲人後者斥之不入夫立後紹統大義攸關矍相射斥此爲有所利而求爲後者也若混義於利淆是於非則二祖列聖之靈昭昭在天將謂武宗付託何人乎陛下遠遵高祖宏訓近奉武宗遺詔入紹統緒乃與矍相見斥同辭耶其謬三有謂武宗遺詔初無繼統之說伏聞遺詔曰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夫嗣者爲後之謂也爲嗣矣而侈言無繼統之說誰則信之其謬四有謂親王稱天子爲伯叔父則死亦可稱曰伯叔考者非也晉鍾雅言景帝不以伯祖登廟宋張齊賢言期之喪天子絕宗廟安有伯叔氏之稱哉其謬五有謂漢孝宣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而今宜以爲法非也宣帝於悼考光武於南頓君何嘗立廟京師哉其謬六有謂迎獻帝主安祀別廟取古者遷國載主之誼非也此謂國旣遷而載主以行爾皇上入繼正統乃與遷國等乎其謬七有謂祖訓皇后不預外事立君繼統實遵皇祖明訓不宜假以聖懿旨者非也夫草昧迎立國勢危疑不有昭聖人

心何依非常援立母后至心乃謂干預外政則辛巳奉迎之命豈得出自臣下耶此大亂之端也其謬八有謂新頒稱號詔令決宜改易改之不過一言之更不改將貽百年之辱尤非也夫詔旨渙發宇內雷聞王言如綸綍而倏更倏改以爲飾觀豈所以重大體乎且初詔何恥辱也其謬九有謂三公論道九卿分治以譏執禮大臣而又謂臺諫連名勢有所迫意蓋指臣漢署科事執筆會同科道官一奏昭聖壽誕不宜免賀似乖愍勸之禮一奏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今

已三年一旦更之則明詔爲虛文不取信於天下後世祭告爲瀆禮不能格於天地鬼神俱蒙旨切責臣漢又單名具奏璫曲學偏見違背正統隆之清秩恐累聖政又奏宗伯非書所宜任俱蒙旨罰俸臣漢抗章糾劾率衆具疏故璫等持此說以激聖怒而重其辜其謬十武宗彌留之命以天下授皇上則大統具明於本始昭聖援立之命以迎立委多官則至恩無忝於所生况獻帝嘗臣於武宗將以昔在臣列而位獻帝於武宗下耶抑以今爲皇考而位獻帝於武宗

上耶一去本生二字無所不至此事理之大謬而臣
久列諫垣分操白簡瑕疵小失尙所必糾鼎鑊在前
有所不避伏乞皇上獨崇國統之攸傳如水木本源
不容紊越深鑒忠邪之分辨如黑白蒼素不可混淆
儻奮然回旨據師丹司馬光定說倣定陶濮王故事
屹守萬世之經允從人心之公臣之願也卽本生念
切天意難回亦宜確守初詔勿去本生字令孝宗在
天之靈有嗣有續昭聖在宮之養以休以恬依父子
之原稱依帝后之初號而勿輕有所變更則祖宗列
聖之懿澤靈長而聖子神孫之孝思維則無疆之休
端在於此宗祏幸甚臣愚幸甚

應制陳言疏

屠應竣

臣等伏觀制命百官稽古議禮考天地日月羣神合
祀之是非博採羣議責之必言廣聽克讓合天下之
心以奉祭祀臣等有以知陛下之事天明事地察也
臣等竊聞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大於祭
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陛下慮
大祀之典神祇失位聖心所格上通於天卽此心也

祭祀之本立矣臣等復念陛下開兼容之路而臣下
犯緘默之戒誠有大不可者竊以古昔所聞并愚陋
之見爲陛下陳之竊惟本朝大祀之禮所可議者三
而願加聖心者四夫古之郊祀其詳不可得聞矣禮
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周禮大
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
方丘之制曰禮地示則天地之分祀明矣自漢元始
以後議者牽合附會乃合祀天地於南郊後世沿訛
襲敝隋隳古典中間分合之議迄無定制我朝統一

中夏凡典章文物一舉先王之盛而祀天饗帝禮之
大者顧尙襲漢唐之舊儀此其所可議者一也古者
天神地示之祀必求諸陰陽故冬至祀天夏至祀地
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天神之類也合之圜
丘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地示之類也合之方丘
至於六宗四望又皆有專祀焉是故陰陽定時上下
定位分合有宜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後世孟春郊祀
從以羣神配至千有餘位晉賀循已非之我朝創立
郊殿環以二十四壇去其淫瀆之祠稽之祀法亦云

正矣然日月止一從祀而朝日夕月之初制弗行神祇鬼人上下聚列而天地卑高之分未正此其所可議者二也皇祖卽位之初創制立法首建園丘方丘於鍾山之陰陽每歲分祀天地又以仲春秋分專祀日月自十二年以後始創合祀之禮則分祀亦皇祖之舊也夫從祖而與古弗合固不若從祖而循古者之尤爲愈也况王者之制多更數世而定其儀文制度亦必潤色損益而後全陛下制心禮義見其精微建中和之極宣人情之所安去百代之敝文以復三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九

王之舊此萬世一時也此其所可議者三也臣等又竊聞之禮曰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是故表文以備物修德以立本其御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照臨之如日月體元育物無有疾戾四海之內歡欣交通明德馨香上帝悅豫由是宣之樂以達中心之和故郊之樂六變而天神降社之樂八變而地示出此無他致和之極也伏惟陛下懷保小民慎簡守令而郊祀之禮下詢臣工無間小大帝王之德誠無以加矣臣等竊觀制命之辭不無尙疾異同之論是以私

憂過計誠恐在廷之臣或有考禮不定執論不一上干天威陛下因而怒之則雷霆之下或多摧折者其於盛德誠恐少損萬分之一伏願陛下體古聖人隱惡揚善之心用其公言容其拂逆俟彼徐考而自定則聖德益昌而感神之本無不至所謂願加聖心者一也禮又云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禴宮言慎之至也夫以歲郊恒典而先王至慎如此况夫創建鴻業廢百年之舊以定中興之治其可不慎哉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

謀及卜筮郊祀之禮陛下所謂大疑者也聖志先定卿士協從固有不待言者臣等尤望陛下告之祖考決之著龜上稽天心仰承列聖無不從矣乃命禮官稽漢時故事刊刻聖制頒之宗室及南京各省官員俾其博考古制俟以歲月各列條件上陳必待人謀僉同然後斷之睿思肇舉大禮則所謂大同之慶身其康強子孫逢吉者在是所謂願加聖心者二也國家大祀殿之制規模宏麗窮極尊奉凡百六十年來天帝降格百神萃享自近郊數十里望之鬱然穹窿

爲朝廷南面巨案今日不殿而壇則大祀殿將安置之萬一有所改易議及簷棟誠恐天神震驚朝野異色而小民無知者亦必狂視駭聽訛言相驚大非國家之利所謂願加聖心者三也夫殿宇旣不可議室祀又非古禮則大祀殿必將存之而圜丘之祀又必建之他方其齋宮服殿朝房樂院亦必創爲新制與舊相等方丘之制又必與圜丘相等其人力工價玉石土木之費必將數十巨萬况今仁壽宮先蠶壇起工在卽誠恐今之財力有所不贍伏望陛下豫令戶

工二部度其經費量今日之財力旣周二壇之外足餘國用幾年然後鳩集大工成之不日則陛下制豐保大之慮周而亦無時緇舉羸之患所謂願加聖心者四也臣等下愚不足以對揚休命謹昧萬死塞明詔惟陛下垂神明之聽以無忽芻蕘之言天下幸甚

議薛瑄從祀疏

屠應竣

臣竊惟王者褒崇聖教秩祀諸賢所以彰有道昭民則報功敷教不易之恒矩也陛下建德中興禮樂明備丕釐殷典統一道真茲者復以薛瑄應否從祀下

侍臣博議賜制臨決以加惠斯道甚厚示後世誼甚美臣誠愚昧不足以奉休命裨末論謹按瑄勤學好古講道授徒進無比周退無顧望居位盡職行誼卓然其所著讀書錄篇帙雖簡要皆周程朱子之格言反之於身冲然篤悟內不自誣外不誣人固聖學之流宗儒者之遺範也或者乃曰從祀以報功貴釋經以衛道臣至愚昧竊謂不然夫孔子所以剛定六經垂之萬世者固欲學者博求畜德飭己反躬知性修身由微至著於是聖人之功化可幾也豈徒垂空文

平湖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奏疏

十三

資誦法令後世知有經籍云爾哉去聖既遠重遭焚坑之禍道術遂廢當其時能補輯舊文修明六學使聖人之言不絕於世後之行道者猶有所持循則十二經師之功也宋儒彙興微言盡發道學章明迄至於今無所失墜煥乎不待論說而後顯苟能奉彙訓慎力行求無叛於道斯已矣雖馳辯若綴華反無益於支離也是故議賢以祀也漢晉貴傳經本朝尙篤行所值之時異也瑄雖無所註釋至其律已處官之狀求之聖朝可謂篤信好學有所不爲者矣臣又

惟今之儒者非無所論述之難也黨異伐同抑古自是剿經傳之緒餘以肆其曲說詆譏儒先尋末失源言有枝葉其流將離經背道爲世大疵無乃學未有獲而空言以眩世者之過歟如瑄者斥言任行斤斤不踰且當科目詞章之餘崛然奮起卓越自信卒爲本朝理學名臣稱首顧不異哉夫古之有道德者生使教焉沒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瑄流風遺行爲當世所推得自聞見以之侑坐孔庭明示顯榮實昌文之公議昭協之令儀且與古祭於瞽宗之義合臣愚以薛瑄從祀可惟聖明俯賜裁擇折衷羣言

劾汪鉉疏

馮汝弼

蒙陛下睿旨勉留鉉續自陳兼致辨訐奉聖旨卿受銓衡重托又方督理大工宜照前旨卽出供職人言不必深辯欽此臣惟鉉之姦邪聖明在上固已洞察之矣然猶拳拳慰諭至再至三不遂屏逐者非爲鉉

惜惜夫大臣體貌以全始終之義耳臣竊以爲納污含垢不輕絕人帝王包荒之仁也遠佞除姦不使病國帝王遏惡之義也陛下以堯舜之仁覆冒於上而工繇之惡錮蔽不悛日增月益以自殄絕則流放竄殛堯舜之義亦豈可終廢哉鉉被論劾例該自陳乃復強辯且自譽曰至公無私從前所未有何其大言無恥欺君罔上一至於此雖然其謂從前所未有則誠是矣臣請昧死爲陛下言之往年大同之變鉉爲元宰義同休戚乃遣其子盡歸貨寶空室以觀成敗

平湖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奏疏

十四

是心也其於陛下之休戚何如也則鉉乃背德負君保家忘國從前所未有者也鉉於大學士張孚敬名入則附之及其罷歸則背之迨其再召則又附之孚敬惡其反覆不爲禮也乃私攜重寶假名密煎跪而進之則鉉乃廉恥掃地狐媚苟容從前所未有者也邇來三年考察鉉子納賄私宅鉉宿部堂阻於內外門禁之嚴輒集私帖假作公文投遞則鉉乃賄賂公行贖貨無厭從前所未有者也嘉靖十二年朝審重囚鉉當秉筆乃對衆攘臂大言曰馮恩欲奏請誅我

我今先殺馮恩遂審情真夫刑賞陛下之大權所謂
臣無有作福作威者也假使馮恩罪果應誅是亦陛
下之天討而以爲我先殺之則鉉乃專恣無君攬威
劫衆從前所未有者也給事中等官葉洪等劾鉉姦
佞等事或降其秩或去其官卒無一人得免者甚至
刑部郎中賈名儒勘鉉賊吏欲論如法卽日出補雲
南則鉉乃任情報復中傷善類從前所未有者也若
曰至公無私則聖明在上清議在朝公道在天下誰
得而誣之亦誰得而掩之鉉於諸臣論劾不自引咎

顧乃摘爲私忿指爲僞黨是蓋欲導陛下追逮言官
阻塞言路以自便其無忌憚之爲耳昔編修楊名具
疏上干聖怒鉉遂乘機論奏欲將劾已科道等官斬
首以正國典夫劾鉉科道自鉉視之則爲罪自朝廷
視之未必不爲忠乃欲斬朝廷之忠臣以洩私憤鉉
無朝廷久矣自有史冊以來名臣碩輔有導其君以
殺諫臣者乎惟王鳳之於王章則有之矣然非聖世
之所宜聞也陛下天地含容不卽誅譴今復鼓其餘
姦肆爲許構夫臺諫陛下之耳目所有論劾無非爲

陛下明日達聰以決壅蔽焉耳諸臣知有陛下而不知有鎡是故論鎡而無懼鎡知有已而不知有陛下是故以諸臣爲私忿爲僞黨而訐構不已臣任行人二年入科八月旣無恩怨亦寡交游又何忿何黨而論鎡若是蓋叨陛下耳目之司誠恐夫姦臣之壅塞佞臣之欺蔽是故列鎡之罪發鎡之姦使不得聾瞽陛下之視聽以播其惡於天下耳至其事之有無罪之輕重聖明聖斷鑑空衡平無所於逃諸臣何與焉鎡亦何與焉鎡乃妄爲辯訐欲陛下爲之考驗叅酌

平湖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奏疏

六

以施乾斷則是臺省爲聚訟之地科道爲構訟之官彼此株連動相刼制元兇極惡誰復敢言君門萬里何由聞見於是罔上行私欺君誤國之臣始得竊榮寵以終身鼓威福以恣惡陛下何以大中興之治天下何以蒙至治之澤哉伏望皇上下大奮乾綱俯從輿論將汪鎡竄逐勿疑更選公忠清亮人望所屬天下第一流用秉銓衡則大姦去而羣陰屏伏正人進而衆賢和衷聖朝中興之治有賴太平之基在是矣

禦倭五事疏

屠仲律

一絕亂源夫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姦民通番互市爲賊腹心勾引深入因而作亂其人雖概稱倭其實多編戶齊民此所謂亂源也故禦盜之標在腹裏防守弭盜之本當邊海制之邊海諸處漳泉福爲始而寧紹次之其一禁放洋巨艦其二禁窩藏巨家其三禁下海姦民三法者立而亂源塞矣卽使舊賊未盡殄滅然而後無所繼其勢自孤退無所歸其情知懼與今日往來自若者必不同矣二防海口夫海口涯涘無際然賊泛海來犯放洋則衝濤入口則起陸非可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十七

絕險而徑渡也故其往來所由出入可設險防拒者姑自浙東西大江以南濱海數郡言之入平陽港則近金鄉入黃花澳則近盤石而逼溫州入海門則越新河而寇台州入寧海關入湖頭灣則窺象山定海而瞰寧波入三江口則搖尾於紹興入鼈子門則垂涎於杭州入乍浦碇則流毒於嘉興入吳淞江則犯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丫港則寇蘓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潛形於馬蹟山或遁跡於大七洋及大小衢上下川則其要害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

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温台塞寧
海關絕湖頭澳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鼈子
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七了港揚威
馬蹟大七洋大小衢上下川諸險則不得掩蘇松嘉
興此皆險地一處失守蔓延各處不可以彼此分遠
近異也且賊長於陸戰短於水鬪以其船不敵而火
器不備也在我宜用所長棄所短則莫若恃海船請
以見在把總船隻通行查齊不足則令福建如法添
造或卽令沿邊地方買補每大小船百隻或五十隻

號爲一鯨募以慣習柁工水梢而充以原額水軍於
前諸海口各量緩急以爲置船多寡又爲遊艦數艘
分布上流往來要害海軍芻糧衣甲之給比陸軍加
優令其更番巡邏併力捍禦來遇其衝去擊其惰責
以毋令賊入賊入而力拒有功者陞賞其失備者重
究此禦寇之長算也故法不可不厲也三信賞罰臣
聞倭之入也豈盡無軍之患蓋有有軍而移入便地
者矣有失於巡哨者矣甚有買渡報水受其鈎餌者
矣若此則地方奚賴焉夫百處守之一處失之無益

也千日防之一日疏之無益也是在督撫及海道諸臣明信其賞罰耳夫荷戈戟載甲冑爭鋒死刃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域固郊圻全境安民者守令之任也今之守令不肖者棄城守走矣其賢者大率遇警則嬰城守耳其關廂村落委之無可奈何夫城之外獨非赤子乎且邊海孤城猝然無備猶可諉也腹裏巖都江南輿壤寇非可長驅而卒至者顧不能設險預防使徜徉去來若履無人之境則國家建邦設邑張官置吏將焉用耶自今江南守令之職當以訓練土

兵保全境土爲殿最仍勅吏部凡遇沿海守令員缺必慎擇其才且賢者然後授之庶保障足賴耳四議調發近日徵調各處兵民遠近四集徐邳山東永保川廣及軍門編調各府義勇無慮數萬然師老財殫竟不見膚功之奏者臣請指諸臣不善用兵之弊陳之夫古者用兵潛機密計電馳霆擊進退倏忽妻子莫聞所以能有成功也今則先發後行尅期始動前軍未啓而先聲已聞其弊一也古者名將算不百勝不敢輕動今也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陷

伏中其弊二也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其弊三也法日夜戰聲相聞足以相救晝戰日相見足以相識權愛之心足以相死言兵之貴熟習也今也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卒遇狡賊易衣變飾突然來前不能別識其弊四也兵無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帥以未經識面之將其弊五也夫三軍之衆所以冒白刃蒙矢石至死而無敢卻顧者威行之素也今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鎗之慮是以畏敵而不畏將

平湖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奏疏

辛

其弊六也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其弊七也糧糗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恤未至枵腹待爨窮愁思歸其弊八也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懈謹然而散雖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見先奔而膽喪其弊九也地狹人衆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效其所長其弊十也十弊不去雖頗收操刃賁育執戈莫能濟矣近日汀州如賴百戶兵敢死先登足當一面以不善用之使頭領陣亡軍士逃遁如此則徵兵雖多亦何益哉夫賊非有

遠略大志約束號令不過羣聚爲姦利在貪淫耳所以制禦之則非兵少之憂而實寡算之患蓋欲防盜者必知盜情欲制盜者必休盜心故必詳謀而熟計之然後成功可期也五作勇敢沿海如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村莊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效用於私室而不樂報名於公家何者以公家勢遠而役繁也豪民以之保村里則有餘以之充行伍則無益何者以行伍之多而心力渙也然則順其情相其宜以振作鼓舞之必有術矣乞勅下各該有司通諭豪家大族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三

及里巷豪傑各爲身家併力拒守其有能團結鄉民保固村鎮者先與免其糧里押運重役及均徭一應雜差獲功者一體陞賞其有願受文職審其果能保障一方及斬首十顆以上民得比輸粟例入監係有職役者竝得起送赴部與本等常選陞授閭里之人竝得以其功累增至赴部實選其不願官爵者則重給賞優恤之或亦制賊之一策也近蘇松嘉湖之民常有糾集智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暮間能殺賊奪其輜重隨爲官軍刦其財而奪其功夫居民出百死

之力卒被刦奪曾不獲分毫之報不亦激衆怨而失民心乎又有村民團結自相防護志在全家保妻子耳有司輒謂其能遂報名入官以致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此又沮民之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地方官凡義民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附報且嚴禁官軍不得攘奪民功則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所以自效矣

補謚名臣疏

陸萬垓

題爲補謚名臣奉行覆覈就事通查缺典類請補給

平湖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奏疏

三十一

以勵世風事據江西布政使司呈奉臣案驗准禮部咨該前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秦大夔具題爲查議地方急務事條議內開原任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張元禎題請補謚緣由奉旨下部備咨按行本司會同按察司覆查間又奉臣批據提學僉事查允元具呈通查缺謚名臣以勵世風事內開奉臣紙牌照得易名之典名教攸關其有德業聞望赫奕當朝或以子孫不顯議論未定而迄今謚典尙缺未補者卽南昌一府所知如張侍郎元禎載在名臣錄中事業班班可

考尙未請諡人情缺然其在首郡如此則他處可知
合行通查備牌到道依奉行據各府開報缺諡諸臣
各郡呈舉各宦四十餘人望隆累代屹稱棟礎之英
節表當年峭豎松筠之幹勲庸伯仲麟炳後先濟濟
歷朝彬彬來禋第節惠之公榮關一字易名之義筆
定千秋考之故實參以輿評有名實雖孚典應慎重
者有雌黃相半論未僉同者或抗奇建白未竟其施
或剔歷旬宣終格於例間以有瑕之璧奚取連城一
簣未終終虧九仞猶存纖介難列袞華合應論定用
平湖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奏疏

三

俟將來不敢輕議外看得南昌縣侍郎張元禎祭酒
胡儼吉水縣原任大學士解縉備查三宦功業學術
宦績鄉評誠卓冠一時允孚人望未蒙賜諡委爲缺
典呈乞裁奪等因奉批仰布政使司會同按察司查
議報依奉行據南昌吉安二府各申稱行據各該縣
及各儒學師生會查覆覈申稱前來該本司會同按
察司覆勘相同無容再議合併呈詳等因到臣隨查
得大明會典內開大臣應得諡者禮部仍廣加咨詢
稽覈名實間有應諡而未經題請及曾經題請而未

蒙賜謚者不論遠近許各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
禮部酌議題覆補給欽此今該臣會同巡按江西監
察御史葉永盛議照如原任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心
潛性理識際象爻三被徵車著述皆垂信史再登講
席論說悉本治原本正學以格心人今而道則古甘
辭榮以養志跡晦而德愈光忠孝無愧平生出處有
關世道先經題請覆勘僉同無容別議至如原任國
子監祭酒胡儼學識淵潛表儀岳峙師士一遵聖軌
令邑遠軼循良命坐談經洞成敗得失之故疏論監

平湖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奏疏

十四

國表清貞端亮之風司成薪樞多賢纂史輓推直筆
晚年邃養益觀復於致虛曠世孤標惜遭屯於寡合
原任大學士解縉夙負奇才歷披忠膽西庖封事通
達擬西漢之治安東閣參樞警敏類東方之直諫一
言悟主凝震器於泰山九死成仁捐孤身於絕徼雖
已雪冤於卹錄尙未光復其官階以上三臣旣經司
道府縣查覈相同除張元禎移咨禮部題覆及有一
二尙在覆勘俟確據回覆至日另題外并乞勅下該
部查議將解縉胡儼竝賜補謚庶顯微闡幽三臣有

光於泉壤而礪世磨鈍庶官激勸於來茲矣

乞稽祖制疏

馬應圖

奏爲羣臣阿附成風乞稽祖制以振乾綱以安社稷
事臣聞百官不法則言官得而糾劾之言官不言則
諸司得而舉正之臣待罪部屬遠在畱都本非議論
之司亦識靖其之義况天威不可以屢瀆衆怒不可
以再干臣亦何敢越分進言顧見近時朝中議論有
大不平而可恨者大抵附臣違主伐異黨同以小人
而攻君子則謂之當然以君子而折小人則謂之讒

口如陛下之所欲畱則羣起而迫逐之如寇讐陛下
之所欲去則愛護而深惜之如心腹其意陰有所承
附而其言大無所顧忌蓋惟知有大臣不知有朝廷
惟知有私意不知有公論累時積日未有一人出而
直折之臣竊不勝憤懣以爲威福者天子之威福也
使陛下之所用者果非其人雖十易之何害然而所
用者如李植江東之與吳中行沈思孝天下皆知其
名不知其有過也使陛下之所怒者果非其罪雖十
誣之何害然而所怒者如權姦張居正與削籍大臣

高啟愚等天下皆知其罪不知其可矜也夫何試御史孫愈賢蔡系周論劾大僕寺卿李植波及於吳中行沈思孝株連蔓引並指爲邪至設危言疑事以激怒陛下而科道官齊世臣吳定掎角聲援並論江東之羊可立不宜奏辨至今中行思孝懼禍引去植與東之可立身蒙大垢又有御史龔懋賢條論時事首引商臣伊尹受命成湯太甲復歸之說以爲張居正比况言涉悖逆其腹心任事二條又明與居正訟寃而陰爲輔臣行說藏頭遮面冀以熒惑聖聽吏部尙

書楊巍覆之言言與罪臣回護字字與宰輔聲說外爲渾厚中無分辨此可謂知有君父知有公論哉臣聞私交固者公家危相權重者主勢孤羣下雷同非社稷之福今部院科道之與閣臣可謂同矣僅有儒臣吳中行趙用賢與夫李植江東之羊可立數人稍自異耳異固難容也臣又聞天下治亂係於君子小人之盛衰易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凡前爲權姦所害而今爲陛下所收者皆賢人君子也近皆以不容而逐退矣中行去矣

沈思孝亦必於去矣趙用賢又引疾矣告李植者已
三至於陛下行且及於江東之羊可立臣恐諸賢盡
逐讒人得志自今以往皆效齊世臣龔懋賢諸人所
爲誰復抗勵守高不爲雷同比周以欺陛下者將見
黨與成於下主勢孤於上而張居正昔年欺蔽之禍
且復見矣此豈可不爲寒心哉爲今之計急宜收拾
挽回以歸威福於乾斷以正邪彙於今日而後臣紀
可明天下可安也臣有三議一曰事權之漸重當議
二曰恩賞之太濫當議三曰召對之不廣當議昔太

祖高皇帝革中書省罷丞相而以朝廷大政分屬於
部院正所以防專權而遏亂源也故當今無宰相之
官而輔臣不容有宰相之權先臣李賢對英宗皇帝
之言曰六部尙書便是六箇宰相此言最善若今內
閣大學士之設止以備顧問參機密而六卿之事無
與焉以故其權未重也一重於嚴嵩猶不過以書刺
往來暗行囑托未聞燦金銷骨如今日者臣之所言
亦出於匹夫匹婦之心遊談處士之口威勢有所不
能抑青史有所不能掩臣知有君父不知有大臣故

敢一申公論以尊朝廷欲求保賢去邪防微杜漸以固萬萬年治安之計而臣身不敢惜也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錢法疏

陸長庚

奏爲留都法紀凌替姦徒囂奪成風懇乞聖明申嚴國禁亟尊主權以弭隱憂事竊照私鑄銅錢與白晝搶奪之禁載在令甲法典具嚴凡以握利權昭國法也南都私鑄公行官錢阻格節經科臣及工部題覆奉旨錢法關係國計若私鑄縱橫爲害不小依擬嚴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三六

止而止之以漸行之有權爰與部科諸臣及操江丁都御史各道御史往復商議於八月二十八日出示酌行大約謂國家設局鑄錢專爲便民行使而私錢低假薄惡到底騙害良民本府與城內外行市居民約不遽革私錢以行官錢亦不裁減物價以行官錢聽民擇便而自爲計制錢每千文只定價銀九錢如各行貨物及蔬果菜腐之類原賣私錢十文者今許仍賣官錢十文其私錢酌量或二十文或十五文折算以示有用無用之別舖戶經紀願赴本府領允許

以銀八錢九分兌錢一千文本舖如有存下未盡私錢聽照行使折數兼搭兌換錢盡而止若架上私錢倍於官錢者嚴究如律此在百姓自己回頭省悟不令利歸私鑄害種民間如是而捍罔姦徒尚敢煽惑殃民偏用私錢如故則律禁具在官府一切繩之以法不復煩文告矣等因又經知會各衙門擬請戶工二部將見在鑄錢廣發舖戶以濟行用之所不給一時城市官民翕然稱便丁都御史過臣亦云詢之父老咸謂制錢從此可通私錢從此自戢但目前急務

要在廣鑄官錢當時鋪行經紀凌應鴻等兌去官錢
百萬有奇三日之內貼然無譁不意九月初三日午
後忽有一種遊手無賴強將低錢照舊價勒買貨物
忿其不從乘機搶奪鎮淮橋絲市巷單牌樓篋橋地
方油舖鮑震程一所磨房酒坊屠朝寵黃芳等各家
毀其房屋罄擄其財貨酣飲狂奔鬪動街市觀者如
堵臣從拜客回還相近中城兵馬司前見其羣聚大
街乃借蔣都司家筆硯出牌曉諭衆方徘徊觀望且
却且前俄而丁都御史適以拜臣會遇好言慰諭轉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三

復鴟張蟻集招搖不散薄暮總捕坐營官以夜巡傳
呼而至聲言擒捕若輩忽鳥舉獸竄一閃而去臣與
丁都御史揖別登輿各歸本衙門而明日私錢之行
亦復如舊矣究竟不爲私錢不爲物價不係居民全
是喇虎撒潑流徒藉口乘釁以肆其打搶之計而一
二私鑄巨姦從中陰嗾陽煽特借以行其阻撓之術
卽以三尺在前恬不知懼甘以身試法而要挾肆行
昨年部覆謂姦徒畏法之心不勝嗜利之心彼此因
循未嚴必然之法及今不禁後將何極誠見其微也

今南都豪猾把持太阿倒置甚矣夫至於法不必嚴
驕養姑息究且將使私鑄搶奪之律弁髦棄之耳主
權日下國禁不遵假令狡焉思逞事更有大於此者
尚可言哉伏乞皇上速允部覆前疏專責當事臣工
亟圖廣鑄行使肅法弭姦毋令坐視凌替隱憂潛伏
而不可解至於臣不量輕弱欲以咫尺之示消姦鑄
而挽重權而反以中姦囂攘奪之故智臣罪一也又
不能明申國憲直革私錢而猶令自通自塞委曲以
濟其法之窮臣罪二也不善行法而卒被其撓法萬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三

一後來以臣爲口實一任縱橫而莫之敢問或遺廢
法之憂臣罪三也則臣滋懼併乞將臣罷黜以爲不
知規隨避事妄意維法利民者之戒國典幸甚臣愚
幸甚

應詔陳言疏

陸澄原

奏爲恭應明詔直陳利弊事臣伏讀詔書一款有云
一應正務詔內開載未盡者陸續查議條奏其凡可
以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
臣直言無隱大哉王言想見皇上勵精圖治宏開言

路遠宗堯舜近邁列祖臣雖小臣新進世受國恩躬逢聖主龍飛正是摠忱之日謹凜明旨仍條列四款惟皇上採擇焉首日正士習國有四民惟士稱首以其明綱常知分誼也必朝廷加意愛惜養其氣節始可望其助勦比來士氣漸降士節漸卑臺省庶僚不聞廷諍惟日以稱功頌德爲事如厥臣魏忠賢服事先帝贊籌邊務拮据大工亦人臣分內事朝廷論功行賞自有典常卽欲優厚加等官至都督蔭及子孫至矣盡矣何至寵踰開國爵列三等錦衣遍宗親京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三

陞營膳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其木瓦匠頭金泔等諸人止授所丞而已而今木匠夫頭俱爲卿貳儼然乘輿開棍反欲臺省諸臣引馬避路凌鑠縉紳其士大夫之戀位畏禍者亦甘心下之是曾夫匠之不足矣又如欽差內臣總理庫藏不過稽查出入之數原與部務無干而乃體統相臨儼然在堂官之上竟使戶工二部司官羅拜堂下侍立竟日有識者爲之寒心至若外鎮內臣其待方面有司之體更有甚於此者士未嘗負朝廷朝廷何苦以奴隸待士且重以

勅諭森嚴束之使不得不然也臣所謂正士習者此也糾官邪者言路之責也近來言官緘默置姦佞於不問如兵部尚書崔呈秀貪橫無耻僅臺臣楊維垣畧疏其概呈秀之惡罄竹難盡卽以奪情一事言之其在先帝時猶可藉口曰大工未竟也今大工竟矣尚復竊據本兵彈射不顧此其意欲何爲耶卽皇上天語煌煌亦曰先帝念殿工未竣屢旨自明是亦不以兵柄假呈秀矣且從來九列未有兼官呈秀初以御史監工帶左都御史銜猶之可也今已晉司馬矣

尚不棄舊銜更何意乎臣竊料之不過欲藉三臺之威重壓制言官耳既竊兵柄復擅紀綱其兇鋒可嚮邇耶且奪情舊制原以墨纓視事况熹宗哲皇帝在殯百官常朝猶仍素服而呈秀公然緋袍玉帶坐明轎入衙門安忍無親一至於此推其心又何事不可爲夫天下有綱常而後朝廷有法紀三綱絕矣安望法紀之立乎臣所謂糾官邪者此也何謂安民生則莫如慎刑罰祖宗設三法司專理刑獄凡自徒流而上必覆審詳讞而後定罪蓋重之也今立枷之法罪

狀未明爰書未定而三四日內命已斃矣借名輕刑置人必死豈朝廷立法初意乎皇上體如天之仁稟好生之德當必有惻然不寧者臣謂宜一切報罷有罪者必下之法司應斬應絞自有定律何至以未應死之人立斃之桁楊也又如設五城緝事衙門原爲京師五方雜處姦宄易生故以防姦之法止姦而因以止姦之法安民乃一經廠衛則捕風追影株連靡竟其嚴刑酷拷有目不忍視口不忍言者更甚立枷之慘目今聖主當陽無幽不燭謂宜亟照先朝舊制

以緝事專責五城臣所謂安民生者此也國用至此告匱極矣大工興建以來百方搜括近因先帝陵工又新開事例議助議捐括及胥役加派窮民更非長策語云省費不若省官今之勲蔭冒濫極矣因一殿工蔭及百執事借一邊功賞及中朝今之藉金吾而佩銀黃者克街塞路此不甚費乎又如廠臣魏忠賢在先帝時士大夫獻諛者倡生祠之設海內效尤在在創立計其費不下百萬忠賢旣以身許國何苦以有用之財糜之無用之役及今變賣尙可得數十萬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三

金臣爲忠賢計宜決出此雖曾奉明旨云經先帝賜額者照舊遵行然以皇上轉圜廠臣救過當不難幡然易慮也臣所謂足國用者此也凡此四端皆明詔宣布之款亦先帝所欲改而未及改之緒留以待皇上者皇上毅然立改不惟于天下幸甚亦且于先帝有光此微臣所以忘出位之禁而願以陳之堯舜之前者伏乞皇上勅下所司施行臣不勝悚慄待命之至

白糧官運疏

陸清原

題爲北運業經有久長策臣鄉冀邀一視之仁仰祈
聖明廣推浩大以蘇積困以惠窮黎事臣閱邸報見
應天巡撫黃希憲北運當極敝之時一疏奉聖旨白
糧僉占滋擾包棍胥役歲滋侵蠹種種積弊委宜釐
正奏內照畝均派專官督解及復近裁員缺等議誠
裕國便民長策該部速與議覆欽此臣捧讀忭舞有
以仰窺皇上之周悉民隱恩覃蔀屋也夫北運至今
日而疲困甚矣如僉點之鑽營而漏富坐貧也如包
棍之盤踞而誤公蝕私也如抽兌之侵漁而名存實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三

亡也如總協之公費而科派多端也如胥舍之虎視
而勒索不休也如船戶之凌詐而逼借無限也如引
戶之包納而違制橫加也如漕壓之難越而剝費浩
繁也百千艱苦誠有繪圖難盡者至逾年以來在在
起剝節節提淺一解數年浮費不貲室家如洗性命
隨之總捕魏通判因糧無措而仰藥聶同知續委受
事而掛冠官之慘至此民之痛可知今幸應撫詳計
聖聽如流特允照畝均派專官督解釐從前之積弊
畫百世之長算載在簡編光乎史冊行見蘇松常三

郡之遺民欣欣有起色矣但嘉湖與三府其糧派大
約相同而罷累亦彼此不異今三郡特蒙官解而嘉
湖尚仍民運是受困不與三郡異而受恩未與三郡
同當亦聖明所不靳均施者臣備員侍從目擊雨露
洪敷而能不爲桑梓請命乎謹比例上陳乞勅該部
將嘉湖二府照蘇松常一體議覆官解并移咨撫按
確核經久良規庶聖明惠養窮黎之德意徧滿東南
矣抑臣更有請者十三年分嘉湖二府糧解一運三
年時日旣久起剝復多米之在途者偷竊去其半漚
爛去其半彼十二年以前已蒙捐免十四年未經起
解亦蒙改折三分獨十三年分介在兩年之間奇荒
異苦跋涉到京欲終事而不得仰句聖明矜憫俯照
十四年改折之例量與蘇息在皇上止是改本爲折
不虧國課在窮民各得以銀代米生還有口於以再
生兩郡非淺鮮也事關民生大計謹瀝陳上告伏祈
聖明俯鑒施行

國朝

平湖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奏疏

三

請立科道互糾之法疏

陸光旭

竊惟言官爲朝廷耳目之臣司補袞封章之職秉糾邪劾佞之權任至重也然必立身無過而後可以言人之過亦必畏人指摘其過而後可以措身於無過若有言人之責而人不敢言之有制人之權而人不得制之則亦何事不可爲何求不可得而何欲不可遂也臣以八年外吏蒙

恩特拔臺班思有以進言之之實不得不先陳言之之弊臣聞言官有賣疏之弊或因有人求之而題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三

其事焉有報復之弊或與其人可疑之釁而參之焉有要挾之弊或有所求於其人而不遂乃劾之焉更有聽人指使之弊或本人不便出疏而轉託一人其人脅於勢要因借攻擊以爲呈身之術焉爲弊種種皆屬隱微曖昧雖人所難知但臣甫入長安風聞已然豈容隱嘿故外官每借言官爲泰山而蔽護吹噓爲之運動言官則以外官爲金穴而干求囑託恣其恐喝此科臣孫光祀建言係臣等專責一款所以有替

人上疏非係市恩卽係受賄等語雖未直指良亦有見云然而

皇上神明遐矚從前諸弊固莫逃於

聖鑒中矣臣思督撫按皆有互糾之例故貪惡如王國寶耿焯陳極新等得以上聞其法行之於外豈不可行之於內今請照撫按之例互爲糾察以後科臣有從前諸弊許臺臣據實飛參而臺臣有從前諸弊許科臣指名入告庶彼此牽制自然公爾忘私但不許借端傾危私嫌抵觸則盈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三

庭吁咈無非諤諤嘉謨自不至於徇私瞻顧矣抑臣更有異者近讀

諭旨憲臣魏裔介臺臣季振宜以知劉正宗過端不蚤爲發覺奉

諭之後始爲糾參故革職議罪臣思臺省諸臣中豈無受

恩最深居職甚久者何以未奉

諭之前不能發覺旣奉

諭之後緘默依然豈耳目常能察數千里之外吏而不

能察廟堂之近臣耶豈易攻已破之甑而不能
摘未發之姦耶抑別有瞻私而不敢言耶夫在
奉

諭而始言者既難免徇私之愆則奉

諭而終不言者又何以逃負職之咎也臣所不敢爲諸

臣解者也

酌復鄉會試額疏

楊燦

題爲銓政之簡授已行貢試之遴拔更廣伏祈

皇上勅宣舊例酌復鄉會試額兼推廣育材事竊惟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四

帝世闢門以來三代之額俊求賢原無一格我

皇上纘承令緒兼以聲教四訖網羅英俊亦旣不一其

途矣然士子學古入官家修廷獻凡經國治民

之略大約自辟雍庠序廣勵中得之者多也查

制科原額

世祖章皇帝時鄉試中式直隸一百六十餘名廣至二

百餘名其外大省中省小省一百二三十名至

八九十名不等會試中式三百名廣至四百名

時因需才孔亟可云極盛及順治十七年奉

旨裁半我

皇上嗣登大寶仍照減額舉行未之有改而吳逆變亂以後捐納例開更勢若積薪自宜從減近者車書一統海宇式廓亘古未有雖現在銓司尚不乏人而按期選用豈無隨時淘汰之虞且捐納已經停止漢軍廕監投誠等之應補者

皇上詳慎官方又不輕授一員則轉盼晨星所宜預計又近奉

俞旨各直省恩拔送監者每州縣學一名府學二名計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聖

不下千有餘人 功令方新學臣俱不敢不拔取真才以仰承

聖意而士子亦聞風興起莫不欲奮志聯鑣漸登仕籍但查國子監皿字號南北卷應中四十餘名倘仍如現行定例則除貢監舊額外爲數無多其能無長材淪落之慮乎推之各省似有同然伏乞

皇上特啟聖心勅查舊例量增直隸中額其餘亦照省分之大小不拘多寡稍行酌復而會試亦爲推

恩量擴則於

國家之所加費用者有限而得人以備師濟之選者無窮也至于童生入學各直省已經歲試一週今科考方行彼寒窗之伊唔待試者望

恩更切倘蒙

皇上推念前此之進額甚廣今既停捐納亦量增數名以宏

皇上一體崇文重儒之至意則德教更無涯矣臣從廣育人才起見不避直陳伏乞

平湖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奏疏

四二

睿鑑施行

請酌駐防緩急疏

陸祚蕃

題爲敬籌節省兵餉之原請酌駐防緩急之道以裕軍糈以甦民力事從來用兵莫先於辨形勢故地當險要必須屯設重兵以爲思患預防之計而無事之地不與焉蓋無事之地多設一兵則要地之兵力反爲之分而又爲之移節往來使士卒有奔命之苦地方有供應之繁則不待兵分而餉亦絀方今征討四出司計者仰屋

而籌總計天下正賦雜項錢糧尚虞不給倘能
省一無益之兵卽省一必需之餉省一處無益
之餉卽可養一處有益之兵此所謂拔本塞源
較之紛紛議生議節者相去固甚遠也目下見
在用兵之地勦撫兼施請兵增餉不一而足臣
書生未諳機宜不敢輕議以瀆

宸聽至如江南蘇州一郡地非巖疆姦無竊發以言乎
濱海之區則崇明有提督矣松江有提督矣以
言乎上游之勢則京口有將軍矣江寧有重兵

矣何事多此一旅空糜芻蕘也撫臣當閩逆初
變徽郡未定之時人心風鶴請師暫鎮以防肘
腋之虞今浙東漸次底定閩逆不難蕩平而內
地州縣依然養兵不用徒令逍遙江上不戰不
耕此何爲者也雖向來駐防之兵近日已經調
發又旋移京口之兵以實之移上游有用之兵
置之無用之地督撫身在地方止從一隅起見
但天下大勢當權緩急若如此內地而悉煩兵
以守之其糜費爲何如哉若謂弭盜安民必須

綢繆捍禦則自撫臣管兵以來地方有經制之兵標下有額設之卒其間材官技士自極一時之選獨不可藉爲守禦之資顧必動煩禁旅耶臣請

皇上勅令該督撫不必以從前題請爲嫌確議應否可撤如需兵進取或楚或閩卽宜就便調發則一轉移間而兵有實用餉不虛糜未必非籌時節用之一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睿斷施行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四

請定歲終核實之法疏

陸祚蕃

題爲宦田之消長不一賦額之增減宜清請定歲終核實之法以除流弊事竊自軍興以來供億繁鉅歲費不貲凡在內外大小臣工無不志切同仇俱期滅此朝食雖捐糜頂踵以報

朝廷尙所不辭至區區稍增租賦仰佐持籌尤分誼所當急効者也康熙十五年間戶部覆准科臣張惟赤軍需方虞匱乏等事一疏令官員鄉紳於錢糧正額之外加徵十分之三所徵無多

而軍需有助行之年餘固已輸將恐後但士籍
既有變更田土不無買賣况州縣未必皆賢如
或偏庇因循勢必漸滋流弊臣於此不能無議
焉如考諸仕籍凡一歲之內身故者有之革職
者有之辨復還職者有之夫其人既經革職身
故則不在仕宦之列矣是戶下之田亦宜開除
其人既經辨復還職則不在齊民之列矣是戶
下之田亦宜增課此仕籍之變更所當急爲核
定者也再稽諸田賦一歲之內宦田之售於平

民者有之民田之售於宦戶者有之夫宦田既
售於平民卽宜改爲民田而不當仍混於加徵
之數民田既售於宦戶卽宜改爲宦田而不當
仍混於民賦之中此田土之買賣所當急爲清
釐者也如以開除太多恐現在宦田之額將來
或致虧損殊不知革職已故之官與還職之官
其人數原足相當則田數豈有增減况由衿民
而登仕籍者歲益而日增原無缺額之患也至
于人之貧富各有其時則田之買賣宜從其便

故宦田可變爲民產民產亦可變爲宦田截長補短自無盈虧此後所銷之數少而所補之數多皆未可知特慮爲有司者或拘初報之定額而憚於更正或任吏胥之操縱而失於稽查將使貧宦欲棄之田產人畏宦戶之名逡巡顧慮而不改買富紳新置之膏腴暗藏民戶之下規避隱漏而無可稽雖逆孽指日蕩平停止之期不遠但事關課賦不可使一日有偏枯不均之弊此臣所由鯁鯁過計也伏請

皇上勅下該部及今通行各省令督撫嚴飭有司確加查核應開除者卽爲開除應增補者卽爲增補於歲終彙報照額徵收一秉至公無徇情面如有任意偏私或聽吏胥需索增除不實及因循怠玩者督撫立時指參悉照定例處分則歲入之課餉既有裨於軍需而戶甲之徵輸可立清其弊實於

國計非小補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鑑施行

請廣一視之仁疏

陸祚蕃

題爲結案雖有先後情罪原無異同請廣一視之仁以沛非常之澤事竊惟一成而不可變者法也然古昔聖人雖立一成之法而時行法外之仁其忠厚惻怛之心必使無一夫之不獲此至德所以如天湛恩訖於四海也臣查刑部定例凡侵盜錢糧人犯應追贓者限一年追完如過限不完本犯及妻並未分家之子入官流徙非過嚴也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懲官役之侵漁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四

而重錢糧之責守也但

朝廷之立法雖嚴而

皇上之深仁厚澤用法常寬今年七月間江南遞年那混一案起解侵盜錢糧罪犯人口陳上章等二百餘名到部部臣按例具覆而

皇上特下恩綸有陳上章等俱免入官之

旨釋放之日衆犯歡呼動地夫妻父子抱持感泣不啻

再生薄海內外咸已頂頌

皇仁於億萬世矣雖非常曠典不可屢邀而微臣仰體

皇上好生之心見有情罪相同不敢不上達

宸聽者今江南又有慎刑奉有

恩綸等事各案解到周長庚等本身家口幾二十人雖與遞年那混之案項款各別然與陳上章等皆一例侵那之人犯也特以限滿有先後故題結有遲速不及歸併一案同沐

聖恩耳今聞起解犯人陳彪妻扈氏在途病故再鄭國璉之子鄭爵年僅十歲亦經病故其餘盡屬老弱尪羸之人僅存皮骨而已伏查定例隆冬之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四

月概不發遣罪犯原欲與以生全但收繫囹圄尙須數月將來凍餒而斃勢必有之夫侵欺那混之罪同老弱可憫之情亦同昔日酷暑今日祈寒天時之慘烈又同况追贓不完入官流徙之例定於康熙十五年四月周長庚等所犯乃在未定新例之先合無可與陳上章等一體推

恩并邀寬典此在

皇上以帝堯三宥成湯解網之心沛非常格外之德非微臣之所敢必者伏候

睿鑑施行

畿輔民情疏

陸隴其

題爲敬陳畿輔民情仰祈

聖鑑事臣本外吏荷蒙

皇上拔置臺班苟有一得之愚皆當次第敷陳以仰佐
聖治之萬一顧臣官畿輔者久知畿輔之民情敢先爲
皇上陳之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

少自昔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
雜派繁多民困益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四九

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
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
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
免黎民阻饑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烝民乃
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于文景然後天
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末
然後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疊
遭水旱故雖

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
求其殷富亦無他道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
恩已厚而不嫌其更厚

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望矣
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荒旱實異
尋常其被災各州縣內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亦
不過稍有升合之獲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

已經撫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
中有不被災地畝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
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粗安然雖今歲
秋收稍稔旣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
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其
值無幾私積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
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
之糧乎若非

皇上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

民力之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此臣所目擊地方情形不敢不爲

皇上陳之伏祈

睿鑑施行

平湖縣志

卷六

藝文

奏疏

五

